

四  
書  
約  
說

孟子約說

與公孫聲興著

孟子見章

通章只仁義二字孟子生平學術作用俱見于此非  
第爲梁王告也

見梁王正將爲大用機括然曰孟子見可知非梁王  
能致之也

曰叟尊之也正遠之也不遠千里所謂前王非王前  
也利國說話直是王曰何以利吾國了曰吾則大夫

士庶人已不啻教以遺之後之矣

何必直是不可言亦不必言有仁義者仁義爲土心固有爲吾國固有及未有各有字俱已傳出亦者更見利實浸人仁義終非滅沒并何必已矣意直恁活現

效尤全勢直從王曰何以內剔出弑奪等交征時俱有了三叠拈出非第形容國危景象正所謂何必曰  
利息

仁義要從王家各首也括盡大夫士庶遺只是不親

親後只是不急君正要說到親上死長處而執奪益不必言了

不說到利害處仁義要他何用單說在利害上仁義乃以利害故仍曰已矣何必引君苦心輔世正道俱見之矣是真孟子手段

人心道心大舜說得緊細喻義喻利孔子說得精微何必亦有孟子說得嚴正

沼上章

借獨二字是通篇關鍵處

所立所顧心神已畢于此故不覺說出樂字後樂正能樂意梁王弟見在樂孟子說到能樂借樂故能樂直是引入古人了引詩俱民樂君未嘗說君自樂也故是借非獨湯誓一証尤爲悚惕

盡心章

王道須要盡制梁王罪歲金不得爲盡心了

移民移粟便是不知檢不知發經制未備安所得粟正不必兩河俱凶而民死必矣加多所謂鄰國之民至不加多直是罪歲了夫孰知天下民至斯王矣正

道未行而妄言盡心可乎

轉移于臨時何若預儲于平日取辦于民間何若經緯于王制故食用攸關王道始事俱備而教養曲盡王天下寧外此者

孝弟在養及教內已有了故曰申撥轉戰國風氣提醒邪遁人心全在于此

不檢不發正民不加多緣故兩知字處上如知正章中點睛處無罪歲要須王道始終實實盡力班班舉行正非徒盡心焉耳矣

約說

入

以戰喻復以兵喻非第曲導其明正凶所由致而民所由少處言之慘然

承教章

承教曰願安枕有爛洗忍人之政意爲民父母將在此故卽從以政殺人處挑動真心而庖廐等較量點撥搜出病根獸相食始作備層層刺入尤急痛心

莫強章

梁王意在報怨孟子第言救民玩一征字儼然王者仁政何負于八國耶

曰強正不乏與敵者區區喪地敗師上商量可謂無策甚矣如者正耻字激發處省薄要痛發不忍不省不忍不薄意民法外有身賦外有家得以自耕且修父兄長上固結而不可解矣捷秦楚何難拯民陷溺過真仁者無敵所謂往而征之固非爭勝角雄之說也

梁襄王章

定字一問甚好就能一孰能與然有尋思殺人何事有嗜殺者乎可見戰國忍心苛政牢不可破不嗜直



是精神腸胃都已換過實實以不忍心行不忍政天下人牧皆以驅爲與天下那得不

定于一孟子曰早知封建之法不得不廢爲郡縣矣今夫天下四字照七八月間正通章關經處不曰人君曰人牧尤今當時且愧且思

齊桓晉文章

王道只在保民保民只在不忍齊王不忍在物而民不能保故力奪其大欲善導其推恩終以仁政制產保民而王盡此矣中間委委曲曲且詰且解且抑且

揚點撥喚醒拈陳開示真務引其君子當道也

曰事直走在興兵構怨上齊王不能保民正在此無遜直是不恐道曰德齊王固知王在德不在事也保民與愛民牧民不同直是保全保護意用恩推恩都有了

曰若曰可以曰乎哉直是不爲景象曰王見之明說過見牛未見羊不忍敲餼是不忍非是愛益了了矣是字何等現前足字何等龜隆以字何等作用矣字何等直截了當于上正好看保民于下正好看爲字

而老。老幼發政。施仁俱已全現。

以王爲愛。直是功不至百姓。一牛示不忍。其誰信之。是以臣固知而百姓不知也。

何以不忍。鰥。鰥。見字故在。是誠何心。忘見字。並忘却不忍了。

有仁無術。仁几滅。沒術字。直問仁中多少經濟。凡施政制。產皆術也。未見未字。正禮無盡。單無窮。滿腔生意。洋洋欲注。若未見。但憑殺去。則亦不仁甚矣。

足以已明。自道出用字。仍認爲合于王。故不爲說話。

直復之耳。

用恩與推恩不同。舍牛一念恩已踰涯。加之百姓第  
用之也。若由吾及人則推之說。是以推無不可能而  
用愈可知矣。

運掌直是及人甚易。蓋由吾及人守約施博。政爲仁  
民。導一大根抵舉。斯加彼正。此意大過人直是保民  
無他直是易爲精神處。善推者推恩第言推推所爲  
直須善正。照前術字所爲山物及民。卽流遡源耳。

請度欲王自爲度。抑王等則又代爲王度了快字正。

刺動前不忍意

求大欲而其心于興兵構怨後災必矣肥甘等各足  
字喚醒前足王足字恍恍生動

兩反本俱指不忍說王天下施仁政總不忍爲之無  
二本故也

發政施仁用恩推恩都在制產正仁政之大端耳皆  
欲等正打轉大欲見合天下以成欲欲固不在求也  
皆欲赴愬興兵構怨固有所不必事矣

五畝等正是制恒產處區畫全在樹畜及以時等所

以衣帛等正與仰足事俯足育驅而之善各各相應  
斯老幼各得保民而王固如此

好樂章

樂未嘗不可好只以同不同分先王世俗耳故同樂  
則王正好甚麼幾之說也

文王之困章

只在民情上論困大小便得引若妙訣千傳有正見  
誌文王非誌困也民以爲小要寫皞皞景象兩者字  
焉字語氣直是樵者獵者無不任其往來而文王不

祭也。同民光景，逼真盡出。爲阱國中，民何堪焉。是以方七十里，傳不以貶。文王方四十里，孟子不以寬宣王也。

所以講武備，祭並驅禽獸，不使害稼。後世則專爲遊觀之侈而已。

交鄰章

仁知勇正，自分言不得交鄰。故是息爭求安，孰與安天下。爲大樂者是樂，與天下相安畏者是畏，與天下相凌引詩言畏天正，非畏大國了。怒如雷霆在天不

可失時文王一怒以靖侯國而武王拘守臣節負上天君師至意此怒亡矣故不曰一怒曰亦一怒救正好勇全在一字文武一怒與知俱沉與仁俱徹勇處都是仁知所以爲大

真正爲民不妨有怒然可一而不可二不然將爲嗜殺人者借口矣

文何嘗安天下週一審而天下大者以戢救一阮而天小者無恐也

雪宮章



樂以天下句一篇要領其實事在補助其關鍵在君  
臣相悅

不得非上便見憂樂相通上下交非尤見君民一體  
樂民民樂憂民民憂直是憂樂以天下不以己了是  
以觀比先王行先補助將民間歌咏直同夏諺如流  
連荒亡人必不得而胥譏作慝不啻非上景公遊觀  
本是佚欲惟猶知有先王在故晏子借以畜止其欲  
如此

通篇過半是晏子說話句句打動景公却句句打動

宣王昔者下几三百言何曾一字粘着雪宮何曾一字惹着宣王何嘗不字字着雪宮宣王痛癢處文章在題目外精神在文章外若謂先齊舊事孟子將母法晏子乎

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賤未有無事其餘則春省秋省如夏諺所歌未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

明堂查

非勉君致王乃引君救民是以獨拈文王說起貨色正百姓必不容已而君心之寔真寔公者施仁同民

法文真種實在此正非曲以誘之也

王者之堂正在行政不在制度上

九一等文王治岐已無人不被仁心仁政而無告必先模寫一段懇惻處逼真生動善哉直是使齊王不得不有戚戚了

太王公劉原非好貨好色只詩有積倉姜女等句遂拈來作証耳

王之臣章

原情議法開開致諷遂漸逼向身上直令無言可飾

有心自愧已默受轉移真是絕妙諫法  
四境不治正左右爲之也

故國章

精神只如不得已四字所以爲父母有世臣而稱故  
國者正在此

世臣親臣直在國所倚賴國人所托重上說方切國  
字民字世臣何以有正用須慎任須專若不知其亡  
親臣僉不能有了

舍直是不用與去字一意蓋以不用爲去舍庶不至

不知其亡也

進賢正以爲國何得輕易如不得已者直是體察裁  
斷實實耳目心力畢竭于此正慎字意一不當踰尊  
踰戚何得爲故國然卽在進賢時決之故曰將使  
左右諸大夫非必無可聽正左右等爲君未必如國  
人自爲也

各然後逼真不得已光景見字對照識字國人猶必  
察者正父母誠心之求了

如何說到殺上用者可以復舍殺者不可復生直借

以剝出如不得已志

曰然後曰可以見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難之也非  
許之也直須逼現就業不遑意纔關得慎字而世臣  
已不出此了

以爲民父母之心進賢便擒得慎字真種

湯放桀章

一夫便不是君了一夫可伐君何可弑正孟子所以  
坊君臣杜篡逆處非爲湯武解嘲也

爲巨室章

直將任賢不如任木說到愛國不如愛玉齊王不爲賢計獨不爲國計乎

以勝任不勝任爲喜怒則公以從我不從我爲喜怒則私

欲行直是欲大行從人必非所好了須看欲字在壯字下若說幼學欲壯行則所學並非求志矣

伐燕勝之章

曰齊人見非伐燕之曰勝之見乘燕國之亂正是春秋書注

齊王托諸天意孟子直驗諸民心取之而悅則法武  
取之而不悅則法文原非說文武有悅有不悅也竈  
食等民情正非悅齊只是避燕何遂借口天意運則  
欲取不可得了將謀收燕孟子已早覷破

伐燕取之章

燕之亂罪在子噲子之燕民何與宣王只合誅之管  
置君而去卽湯之誅君弔民爲政天下端在于此乃  
肆行暴虐取非其有謀兵而後議待仍不出置君一  
策然非速令金友旌倪等恐置君亦無及耳



是動者兵在天下動之者我也謀于燕衆正是在民情上斡旋方是酌着

以燕還燕救燕便無名了孟子胸中真有甲兵在

魯閔章

有司殘民直須推到君身乃爲探本

穆公曰吾有司孟子曰君之民着眼便自不同有司莫以告逼與疾視光景君行仁政有司正布君之仁以達之民者斯字直是親長實爲君操誅字固用不替了

問于齊楚章

事在人直是無策守在我却有可憑民何以效死弗去固有與仁洽結在可爲正有作用自我齊楚不必  
事意

築薛章

滕安有遷處可知非教他學太王所以只有彌爲善  
一着

遷非易事卽賢如太王亦不得已爲之耳修德行仁  
政是爲善日劓日番日可審時酌勢卓有強立深謀

可傳後人處置爲善正奮勵意已矣者創垂在此可  
繼在此成功格天處舉在此矣

竭力量

事之等正太王緩狄處凡所以遷國作用無不預定  
而以空國委之故須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不然  
直是南度樣子了

犬馬等皆所不愛獨不忍害民是爲仁人

明知勝無可遷何又曰請擇正教之所以守故擇斯  
二者仍是則有一焉之說也

將出章

曰將出便非命駕便開侍人讒門

凡害君子必先探君子所重于君者何處故禮義一說直恁隱中

或止或尼正是人曰非人能爲直是天意能用人了焉能使者讒夫始不至高張矣

未欲平治氣數非關于小人小人亦氣數也獨奇藏倉會道禮義由賢者出六字幾奪造化之巧

夫子當路章

約說

入上五

四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圖伯以功致王以德行仁正  
從德出而時勢其所憑藉者

當路直是得躬行政了可復許若期望而不可必正  
所謂願之意

然則二字或人已知管仲不得比子路矣

以齊王照以君一強以字有德字意齊字有時勢意  
反手與運掌不同直是撥亂爲治把暴虐翻轉來便  
是仁政正所謂解倒懸也不但功易而事亦易了

何可當正在德上說賢聖六七作吸下疏字故家等

吸下憔悴尺地等吸下有地有民是以難政須武周  
繼之也

流行直是德之施及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  
成功不能速也

當今正所謂易飲易食方乘正所謂不改辟不改聚  
行仁政而民悅是以不但解懸直解倒懸了事半功  
倍正所謂以齊王反手惟此時文王所以難也

得行道章

道章以不動心為主以知言養氣爲目以願學孔子

爲宗點睛關紐處尤在自友是以聞大勇于夫子已  
早爲願學伏案其羣賢習聖及堯舜百王種種直是  
打轉伯王處正非泛泛

不動心本體作用俱在日四十見非襲取曰我見有  
根宗處註恐懼疑惑正吸下知言養氣意

以孟賁擬不動心則不動心何難告子真可以先驅  
了故是不難猶言若是則不難明有真本領在是以  
下卽有有道之說也

不動心直是知言養氣孟賁一擬却類養身須急以

黜舍別之似者正不同道而相比未知孰賢直一等  
抹殺謂舍約直爲下形容曾子地耳是以畢竟指爲  
守氣并不名爲約了

曰思及曰視不勝各代他想像必勝無懼模樣不知  
及求正在此故曰黜之養勇舍之所養勇所者但別  
于黜耳至曾子直曰聞大勇于夫子是大勇非養勇  
于夫子直是夫子了願學已明說出

憚正憚吾往亦吾往總是及求下持志無暴集義有  
事超越賢聖邁迹帝王等包括已盡故曰守約不動



心道已盡于此矣

可得聞惡乎長乃直窮到底意

告子只在不動上見得將心言氣分作三路遂使一切不得俱無反求意孟子認得不動心根本所以言須知氣須養正是自反工夫曰行有不懈于心自反通真現了

勿求氣恐心以氣動勿求心並恐心以求動只此便是告子不動心處不可就告子論告子其實不求心卽有誠淫等何從知之不求氣氣未有不暴者

忽變心言志求心之心直是志了是以志爲心之所  
之便已帶有氣在故爲氣帥體充直是志所益溢了  
至乃至到次乃次舍志氣原無分別先後在帥充處  
已有了故用夫字則持與無暴益不得以分別言之  
矣

持志便無暴無暴正持志州合州成若壹直是偏向  
一路兩者背失故動氣便是暴動志便非持是以壹  
志壹氣則可志壹氣壹則不可正孟子與告子所以  
分處

以蹶趨顯言者但使氣志二字分明而持與無暴在  
是及求亦在是矣

知言養氣正在心上求使自能知能養各曰我者明  
是自及家法非第對長字說也

浩然原從養來故曰吾非養則氣而已矣不但養直  
須善是以難言正是離養便言不得所謂至大至剛  
配義與道非養何以至又何以配故直養無害則養  
之善而可言者耳

配義與道正是說浩然與至大句一類無是對直養

故對宋天地

血養無害工夫流弊一言括盡集義有事等復詳明  
指出非爲告子下疋正恐強制捷徑天下之願學告  
子者將多也

氣配道義養氣故須集義正是合一工夫

義根于心氣主宰在此氣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  
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了

集直是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樞而事事逢原襲則如  
衣有襲只在外面粧成故生則自內發出取則自外

收來襲正不憊于心。有者照集字不必事事不憊心。有一不憊便够了。未嘗知義正指出不得于心受病處。

知義方能集義。是以養氣止從知言。知字得力。下仁知及知足知聖俱映照知字精神處。

有事等集義內。自己盡了。玩必字也。字只別出。舍此更無以養氣者。勿忘卽有事勿助。卽勿正仍出一心字。直是關鍵在心上。卽集義仍出不憊于心一語。意有事勿正等要畫出一段閑靜光景。方是善方是持。

方是無暴下特拈助長愈可見了

有事等正不服不俸真脉絡

知言正在求心惟心集義則權衡在我自無不得于  
言所以根源流弊一齊都窮了必從吾言更是承先  
俟後處

各所字正心字誠等正流弊害政害事已在此蔽等  
正根源

曰既聖又曰所安及伯夷伊尹並是班有同等正為  
伯王迥照處

仁且智下不復着孔子謙讓語正好看聖自子貢  
出未嘗不可孔子故不居耳明是孟子自任願學處  
了了矣

正解  
持志

聖學寬忌安字如合者分明合他不得但不安耳  
謂第一等遜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持志大率如  
此

願便是志則字學字便是持志正不動心處

未能有行正行必慊心是則同者正聖人行必慊心  
處朝諸侯等更好看王不異意伯不足言不義不爲

則集義之說也

所以異前可以仕等已道盡了此只借宰我等作証據耳

賢于堯舜者而是當時無孔子堯舜不傳久矣

百王德政可知夫子德政不可知正天不可升說話生民未有故是子貢妙極形容處

未有盛于孔子正出類拔萃之尤者謂出聖類拔聖萃反不化了

假仁章

約論

入  
三而

主



玩者王者伯直是王伯即在德力上定正欲于以處  
扼要耳伯有待王無待益見王不可不爲了七十百  
里剛不待大處然湯惟不邇不殖武惟不泄不忘方  
各能救民水火須發以德行仁躬出王字根抵

力不贖可知有大國心悅服又何待大孔子正有德  
無位直到無思不服打入思字故爲心服

如何單在服上說曰以力以德王伯真神俱已扶盡  
此只借服形容非謂伯能服人王有意服人也若有  
意服人並非德了

仁則榮章

言榮辱要人主生慈心言禍福要人主懼以修其惡  
心竄精神悚惕處在及是時三字

仁兼心與事榮以國勢言則字恍見自求意

明政則無虐政明刑則無淫刑正仁極切實極關係  
處道卽及字未者直是陰用必不免此尚未耳或敢  
正凜然不敢自必意曰爲此詩者又恍然不知其人  
想見其人意可謂字字模神

禍有求之者乎有自求之者乎是自求直令追悔無

抽福正  
願朱字

地隨曰禍福無不自已求轉禍爲福意益迫切矣

尊賢章

各天下字便包盡隣國了尊賢等皆天心天道所在  
曰信能者非誠意說話談王道于富強世必迂視之  
信能正真懇直提光景勿說似喫力仰若父母卽在  
悅中說出未有能濟見甲兵士臣都無用處生民以  
來煞有的據可見天吏正奉天子民者有敵則有殺  
戮無敵則直是休養撫摩故爲天吏伐暴要其中一

事耳

人皆有章

剛健只在一知字知便是先王不知便是今人知便足保不知便不能保正在端上一知便充故及覆指點皆有處正欲人知皆廣而充之耳

曰人則無爾我口皆則無異同曰有則非外來曰不忍人則一體自痛而必不容已者

先王正人字卽心是政正是擴充斯字何等迅捷直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燃泉達欲不然而不容不然者運掌更好看足字意

竅妙在林惕二字直是驚訝不自持情狀謂惻隱有所爲此林惕亦有所爲乎真个四體亦能惻隱了

非人直是說人皆有而自賊賊君意已恍惚出並舉羞惡等者惻隱從不忿發則不恐人之陷危自不恐人之穢垢貪冒等所以羞惡等便與惻隱俱有總一不恐人之心也端者見能充與不可不充意四體非謂必有正謂四體能運四端可運則是能字不能便是賊了

知皆擴而充之直是推在政事上保四海已在此火

始燃泉始達燃達蓋未有已正是說運掌裕如意正  
足以說話下第加苟字一足之耳

皆字非既充此又充彼只是不忍溢而端自從生  
政無不舉故通章單在不忍上着力

矢人章

通章只莫如爲仁一句爲仁固由已而智以擇之耻  
以決之正自無難

術一差直將生身立命真心遂滅沒術中而不可轉  
何得不予擇時慎之

尊爵便見萬善皆出其下正與人役相映安宅正言  
擇術者舍此無可安身處

不智遂不仁而禮義便已盡無了尊爵安宅都夫豈  
非人役

莫如及而後俱是慎擇意正已及已俱是莫樂意將  
尊爵安宅舉不出此又安有勝已者乎人役亦不必  
言了

劈頭從矢人說起復以射結住中仍點照方人矢人  
主客客主倍極文章奇妙

子路人告章

總是聖賢樂善聞過則喜亦是舍己從人聞善則拜  
過真取人爲善儘自大了然未告時作何商量未聞  
時若何作用舜一生只是取人人不告而心常虛善  
不聞而心常受故曰有大非謂大于山禹也

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安所不舍安所不從安所不  
樂不取是以謂善與人同

無己可言故曰舍惟人是取故曰從

與人爲善直打轉上與人而人勸于善意在內莫大



直打轉有大有故莫大所謂包括于告與聞之先者

伯夷章

正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須如孔子仕止久速乃爲去就之的乃爲可學

叙伯夷一節濼一節明蓋出一個隘字叙惠一節寬一節明蓋出一個不恭字二聖受病正在不脗天下皆吾一體若時中聖人便直是不忍了

由者循其轍跡之謂夷惠未嘗不可用只隘與不恭不可循耳正是以願學而鈔二聖處

天時章

直是指人和于得道正見王天下根本非爲兵家策  
勝筭也

不如原非可廢只是靠他不得下不以可見人和正  
能用天時地利者直是無一民乖戾無一念未融所  
謂順以天下了

天時拈賊上地利拈守上總爲有不戰伏案

各不以直吸多助意上說人和得道字已有了不然  
人豈有無道能種者是以用故曰二字可知是足證

不是推原

道直是王政所謂以德行仁者正非區區爲卽戎計  
以身相弔曰助以心相向曰順助則安有不順者曰  
至直是如響應聲非進一步說話有不戰直是不戰  
而相人兵了

將朝王章

適章以道德自重正是以堯舜成王熱腸小心胥見  
之矣

孟子是實師不是臣學焉後臣則可召見便非尊德

樂道便是慢了

出弔東郭公然取瑟家法不得已非徇仲子直是托  
疾意須使王知耳何足與言固見非大有爲了不敢  
正敬字非堯舜不敢陳正見齊人所陳皆非堯舜伊  
尹樂堯舜之道湯不敢施于尹者不敢受于王逼真  
不敢陳意

豈謂是直是已無臣禮召不得加一道正在此爵尊  
于朝廷族尊于鄉黨德乃仁義世與民盡包了輔與  
長勿說做用世治民便有朝廷壓他直是主持世道

表正民心正賓師事非人臣事也惡得非抵當意正相成深心方與上下微意相貫不然便是使氣了

大有爲曰將正見待臣而有爲不召曰有所非謂此等臣不多得正是君心實有所尊樂而不容已耳不召卽就之卽尊德樂道不勞而王正所謂將大有爲卽伯亦湏如此可召則受教召見則好臣其所受教且猶不可直是說桓公不召管仲惓惓以大有爲望王所以敬王者至矣

不敢陳不敢召方是君臣主敬

陳臻章

百鎰之僇直如養以萬鍾正是羈縻意不可貨取也  
明白道破

處非名目直是就中道理說話有處則我可名受無  
處則我直爲彼取矣

平陸章

非齊之君臣果能知罪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然  
臣不可不爲民請命君不可第爲臣受過俱見之矣  
爲王誦直爲民訴苦非爲距心稱賢也

謂蜮龍章

爲臣守官便以官爲進退賓脚行道便以道爲進退  
綽綽有餘裕正依道爲卷舒確有主持者

爲卿章

特不與之言行事非不與交談也酷是待陽貨家法  
孟子自齊章

曰悅曰悅只形容盡心必不能已處若終天之恨豈  
有快時益見儉親必有不勝歉然了

沈同章

燕君私與燕臣私受齊君私伐齊臣私問俱不知有  
天在

甚慚章

慚正足用爲善所以陳賈一辭千古遺恨宜者猶言  
這邊是當有非言當理當理則非過了公過之宜于  
古無人道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

皆見固不肯爲之辭皆仰又不必爲之辭于改上說  
出不自諱于順下說出爲之辭直刺其欲文君過而  
先不能自解不必另尋文君過意兩曰今之君子正



斥其爲小人之尤也。

致爲臣章

孟子非爲臣者茲曰致爲臣明是齊王不能尊德樂道盡不臣之禮了。

留予者必諒予之所欲如萬鍾說話是謂予欲富也如使予欲富直是不欲富了不欲富而所欲可知不用二字已明白道出若復爲弟子受萬鍾豈不是道實不行而以中國爲墜斷徒自取賤耳。

宿子晝章

爲王留行便是爲王不是爲孟子了子思之側之人  
繆公使之繆公之側之人非柳詳使之各曰側字可  
知留行正君側人能關說于王者也益好看君側皆  
十寒草不足爲留賢者耳

須要有所以安其位而行其道方是慮字若第爲王  
命時子豈非奉王命者乎

尹士語人章

主腦只在足用爲善一句見以此望亦以此予所欲  
正要安齊以安天下意不遇正不用改正改此王如

約說

八上五

子

用予三句非自負語氣直是王由足用爲善處諫不受較不用殊淺所見在一身之去就故小孟子所見在天下之安危也

模寫望王反覆追想過去現景影中得象字字堪畫堪訴

克虞章

凡怨天者必懟天尤人者必憤世孟子惟不怨尤故惓惓用世萬一天心可回人事可返有不容已者故號泣非怨愀然爲怨談笑爲踈垂涕爲戚止此意彼

一時謂時尚可爲此一時謂天人愈窮不豫正所以

不怨不尤者

是  
至注故

爾必有俱在天時人事上定名世先王者有爲王者  
所必賴故曰其間若說名世因王者而有豈此時遂  
無名世乎反失孟子本色

以其時正所謂此一時也可正指平治說如欲平治  
乃可不至不豫明是認不豫了所以悲天憫人者至  
矣

舜舜一章已盡封建梗槩爲國一章已盡井田規模

唐虞三代直在此故曰如欲平治舍我其誰

居休章

仕必受祿久于齊特未去耳非仕也

出豈愛民之仁居休料君之智自並行而不相恃

爲世子章

通章只性善二字正所以爲善國者病根全在疑上  
故曰道一見無可疑又曰何畏曰有爲又曰豈欺我  
無非破其疑心堅其所以爲猶須實落着在善國處  
蓋爲善國正克此性善以爲之也所謂性命事功一

以貫之與何長等一意引書直教他狠下手也

道性善者千言萬語總歸性善堯舜正性之者引成  
爛等所稱更不一總是道性善總是稱堯舜也

夫道者善是性稱堯舜便着在爲上便是道字上已  
道過故着夫字一而已矣非証性善直是止此一路  
說話所謂但有爲法別無不爲法也

彼丈夫等各句句要拈性善要拈爲字彼我等明明  
是个一字

若藥句要拈出不疑來所謂不辭瞑眩者惟藥可瘳

疾耳。

謂然友章

通章語語要顧着自盡。句于心終不忘。文公所以能盡禮。所謂性善爲堯舜處正在此。

曰盡不可一毫不慊。曰自盡不可一毫外求。曰固所自盡。在獨斷獨行不可一毫沮格也。

三年段重禮上聽冢。宰段重哀上哀正。所以制禮處問爲國章。

通章只民事不可緩一句。民事無如制產。制產無如

行助爲文公反覆言之行助莫先定經界又爲畢戰  
反覆申言之其九一而助什一自賦及中公外私等  
皆正經界事制祿亦井田事至庠序及親睦正有恒  
產以有恒心者總爲民事總見不可緩處

民事外無國事不可緩真過出一副警惕精神蓋重  
民事則養教兼該小人君子俱治爲君爲臣都盡道  
一緩便盡壞故曰不可引詩非謂民不自緩見周公  
聖相所訓告成王只在此正不緩家法

有恒產便是分田有恒心便是人倫明小民親無恒



產卽所謂慢其經界也

賢君卽仁人必正不綏之象禮下卽制祿取于民有制卽分田處

罔民是爲富恭儉是爲仁

五十等要看正所謂制產貢助正所謂取于民有制也其實句策有精神取民有制爲仁不富一齊喚發了徹字何等公普藉字何等簡便正見助徹相通下用助意已有了

既說管什一又說莫不善于貢見得什一中不爲變

通直恁害民况履畝而稅者哉爲民父母正進以仁  
入處

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法無公田祿安從出未免取  
民無制了玩固字矣字直是說謂何不行助法意

助法久廢正恐難行引詩見周末嘗不行滕益當行  
了

設者久廢特起意蓋謂養立而教可興也全要說在  
助上夏曰等制有分屬意實相兼學則名與制總不  
異了明人倫見不可不設倫明而民親卽下親睦意

視放僻邪侈何如要非有恒產不能

取法正因法助生來王者師直是王者了新國正此  
意力固不緩之象也

不曰井田必自經界始曰仁政直是以井田爲仁政  
了公私内外界限不明貪暴兼併皆從此出成甚井  
田故始字直包均平在内下九一什一五十二十五  
等全是界限分曉本以制井行助而公田世祿一併  
舉行方完得一個始字

將爲君子等見田祿必不可廢無君子更見制祿亦

是爲民處

九什是分田一。是制祿所謂正經界在此助者不勞官自賦者君子就田取稅更不勞民賦以通助之窮正非貢助并行也

圭田餘夫體下必周而五十二五畝制度只合處恰是非字分田卽有此田制祿卽有此祿皆一時事皆經界所當正者

死徙等見民生善民俗亦善是謂有恒產者有恒心方里句是畫野定制井九句是分田定數總上請野

九一裏面事公事等明是教化了

成法具在但非真精運行便是枯稿潤澤正不可緩  
真神力亦新字真景象也若通變意便無謂

前日子力行子必勉今復合訂一語見君臣同心千  
載一時正不得以悠泛錯過

神農章

通章以僉耕爲主倍師正在從僉耕上齊價仍是僉  
耕意故且詰且闕逐段開陳逐段分鎖可謂極精盡  
變其折僉耕則耕堯舜貴倍師則稱周孔初平價則

按之治國家真不有本源有作用處

曰爲便許行撰出來的可知益耕齊價神農原不能  
行況在今日衣褐直是齊貴賤捆織直是食力意

提陳良爲許行對照爲後倍師伏案

道字要拈合神農意食字治字厲字正印合後回各  
字

兩以槩易之已見難兼直逼出固不可說話便一語  
折倒

獨可者直是耕必害治下俱証足此語大人等人分

事安得不分有者自其人已定矣且一人四句小人不能兼小人大人能兼小人乎勞心等語意俱側重心邊故曰見語有根據或者明是兩有字意蓋許行只欲上下皆勞力以壞滕君子小人治養處故卽治與食折之下憂字皆本此天下通義益見從來無耕且爲之事矣

許行把神農做金耕的証佐孟子把堯舜做不金耕的証佐

堯弟舉一舜益不勞心于舜外舜弟先使益次使禹

次使稷次使契用心何等精專施爲何等次第故總  
結曰聖人憂民復申曰堯憂不得舜憂不得禹等  
兩聖人得人以仁天下所爲用其心如此

可得只是有可耕之地不入要在不暇上說

有憂有字要看所謂到得人民育時聖人仍有憂在  
聖人卑指堯舜命官正是憂民

爲天下要發勞心懇摯處難者人得而仁無餘事所  
謂第一件事勿作知人不易話頭

說蕩蕩及不與見堯舜雍熙玄默不減神農而用心



終不能已所以治天下

悅字照前悅字周公仲尼之道正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所謂先王之道也要切本章語意下昔者節與仲尼應魯頌節與周公應

聖門諸賢總是不倍師的樣子曾子更推尊以江漢等心中畫成一幅仲尼圖影不可尙却直是曾子無以尙了若謂聖心何如濯何如暴何如皜皜便非非直是詆毀意正照悅周公等

戎狄是夷故曰膺荆舒變于夷者故曰懲旣變于夷

則荆舒亦想是夷了故又曰方且靡之

惟不二故無偽故無欺只是爲粗不爲精其道能返  
淳還朴將君金耕得暇人交易不煩先曰從許子者  
金倍師亦豈辨了

情字正照偽字同正是價不二亂天下者物情亂人  
心亂天下亦大亂矣

治國家治字正打照喪殄而治中義字仁字正打照  
惡得賢堯舜用孔更歷例賢字了

夷之章

只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出本一則愛自不  
能不差等夷之厚葬乃良心動于一本而不自知者  
從此處挑發說到沉痛迫切處未有不一揆便轉治  
喪等說話正是直處且者未即見之也所賤事親只  
要他省出厚葬本念施由親始原是只愛無差等便  
由親始非獨厚親了故爲二本一本非不愛人直是  
愛有差等曰使者天定之矣夫此三語正見一本逼  
真處掩所謂獨厚有道正貴字意憮然爲間畫出歸  
儒真象

陳代章

要知陳代卽善價之求孟子卽待價之沽正非無意  
直人者

宜若蓋尚確語氣且子枉已說話正所以商之也一  
見謂所枉只在一見却不知枉在見便是枉道便湏從  
彼便一敗塗地了

不待招非謂招便可往直是必不可往見若招卽往  
反出虞人下矣

以利言謂較量尋尺是論利不論義論利便已枉尋

直尺非待流弊處說則何可爲也

請辭直是到底不失其馳清復正求明其不失耳總  
是不比處

比正枉的根株羞正不比的木念比則志士勇士之  
氣便一往立盡了御且羞比士乃枉道人不能直益  
見必不可枉非在尋尺間論也

景春章

只以順爲正四字道盡戰國遊士心事若廣節語語  
要及照此句意

遊士非能作禍福皆揣世王喜怒而乘間爲之者大  
非居廣居等一往獨行真作用是不第順竟以順爲  
正了

居廣等要發所以居與立行處方是語語及照儀衍  
光景

志者直是吾心所之正非仰喜怒于人並得不得亦  
非在遇合窮達間論故不能淫等逼真屹立于古俯  
視候王處此之謂正豈不誠對照耳

周霄章

以欲字換一急字以惡字破一難字更宛然待價家  
法

仕乎便有疑難任意皇皇及則弔正欲仕光景直說  
到失國家及耒耜等見欲仕迫切處乃見守道力量  
欲字熱心非惡字降伏不下正揭出由道真本領處

後車章

要看爲仁義三字正事字蓋事所以爲功功便是道  
數十乘數百人說來正自可能明是一個泰字模樣

誰知楊墨充塞孝弟恭蕪仁義凡爲當時壞盡於此  
而有入孝出弟以爲事到處景從爭先恐後數百人  
猶以爲少者正木鐸真景象所以守先王而待後學  
功孰大于此斯孟子所以爲仁義也若只閉門靜守  
雖說仁談義功寧幾何故傳食正所以能有功處舍  
功而論志則遁辭耳

彭更亦後學中人故曰有功于子

宋小國章

兵以除殘去暴則爲王以爭衡列國則爲伯宋正爭



衡者耳所以極言王政無敵金指出不行王政王伯益了然矣

湯行王政只在吊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各段已全發出當日四海皆舉首迨望意

湯居亳一段描寫湯待葛處逼真至仁光景宋所以待滕薛者何如所以畏齊楚者又何如

爲匹夫句要卽童子推開說若單說一件上仍是借題目了

十湯句策有趣武取湯之天下而反曰于湯有光益

見湯武同心爲在民不在天下也天下所以聖之也  
云尔正精思而伐之苟行王政只要語語照顧湯武  
各段濟楚正在四海內者耳

戴不勝章

只是進賢貴賈非謂進薛居州爲無益也

王所非莊獄長勿卑尊不皆齊人與王爲不善者多  
與王爲善者止一居州一傳衆咻之勢也引而置之  
是所望于不勝耳

子謂便非王謂故又兩曰王誰與所以提王者亦在

約說

八上五

聖

此

君王所便有引置意更妙在一於字直是于王大有  
關係若第曰在王所者便不過備員而已是以有曰  
在于王所者

上曰數年此但在衆上論見輔成君德正易耳

不爲臣章

只不爲臣不見一句濫之段于泄柳皆力守不見之  
義者孔子至聖于大夫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  
見也曾子子路卽一笑一言益不可假况往見諸侯

哉

曰古者便見有成法其負氣過見養字意已甚正是好處追斯可見直是說不迫不可見了引孔子不要說不爲已甚直是大夫一見且不肯苟如此病與赧則直發附權趨勢者兩腸夫由是二字要看當時士習日卑把一見看作等閒那知笑言必不可苟如是不曰所守口所養守或者有意養則守身行道俱在是非徒以氣節爲高不惟愧有未同之徒金化段于泄柳之甚正見願學孔子處

繫辭之章

不說到民不堪取却說到義上正爲待字下破蓋義  
須勇爲待則正氣往宿弊必革不能割故復以知字  
醒之搜羅一段描畫非義更何謂痛切激發極矣

好辨章

不得已三字是通章精神處見從來聖賢做事皆不  
得已而起者從禹叙起一步難一步禹時只洪水一  
事且聖君在上諸賢夾輔周公便以臣代君然權柄  
在手孔子則匹天而已矣然猶魯史可修至孟子七

雖世界全無可憑所以但憑口說歷借羣聖爲把柄  
耳故中段兩次拈出懼字正不得已真切處尤孔子  
家法堯舜以來所爲警字者

生字寗好看中民無所定民不得衣食及執君執父  
直到人將相食皆是生字及照處

各段驅蛇龍及禽獸至驅虎豹等皆爲後率獸食人  
伏案

暴行正從邪說來故語意位置以定义作者作于下  
有作者作于後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是邪說暴行更

甚了所以距楊墨只在放淫辭則邪說息而該行淫辭皆息矣總爲聖人之道所以閑先待後處正在此及紂者非爲紂說正見周公大不得已處伐奄下皆誅紂中事要認周公作主獨拈禹周孔子皆指在下言則承三聖必不容已矣

狹若父是暴行然必委罪君父藉口行權便是邪說兩有之見前代尚未有當時不多有意

權字正敬字正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筆削褒貶一稟文武成憲如禹治水奉行唐天子事周公兼驅

奉行周天子事所以還大權于天子也故事字正非  
權字若權則孔子亦僭竊矣知罪正見天子之事是  
以川是故二字知我罪我皆以明王法而成諒其心  
或患其管已所謂亂臣賊子懼正在此惟字正不得  
已意

復從聖王諸侯說起非借權力見王盟更難橫者直  
是與吾道相角楊墨橫議之尤著者天下皆歸楊墨  
便是盈天下便是率獸食人人將相舍堯舜以來從  
無此亂了



試看墨氏頂踵不傾是甚樣慈悲反覺聖道親親仁  
民仁民愛物不勝區別楊氏一毛不拔是甚樣清淨  
反覺聖道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多所覺攬邪說至此  
安得不懼安得不閉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惑使  
邪說不得作纔是距放着實處者字指楊墨之黨正  
照盈天下意事政皆從心出所以欲正人心聖人不  
易直是說辨必不容已了

曰抑洪水而天下平見不抑洪水其得已乎復揭出  
禹周孔子止爲我字生而又曰周公所膺益見已不

得不辨了正人心曰亦者便是承三聖便非得已息  
距放皆從辨字來曰能言正是企望能辨者所以繼  
往開來俱在此矣

陳仲子章

要認得廉字只是有分辨不苟取所以維世全倫正  
在此若一切逃世直是苦操了

惡能廉正指仲子不得爲廉不能充正是惡能處曰  
其操止成其爲仲子之操耳拈蚓者非責仲子爲蚓  
直是必不能充意總是就仲子以窮仲子蓋辟兄離

毋不情已甚縱能如剗豈遂爲廉乎

伯夷盜跖說話正爲仲子計其母食兄粟之所從來故以從來必不能計者反抑之

仲子非其心離母但荷兄不能不離母耳已字對兄字駝駝說話非謂仲子不可食謂受原不妨耳

通章俱是反辭正與闕許行同一機括本謂相兼不可及責以交易之爲煩本謂母食兄居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爲潔皆文字最深最透處